

海口市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68岁的钱汉堂，曾与琼剧名角红梅共事，在舞台上演过母子和夫妻；在生活中，红梅把他当作孩子，红梅的儿子生前则喜欢叫他“舅舅”。聆听钱汉堂的回忆和讲述，红梅的鲜活身影似乎又现眼前。



一九五七年张云逸(中)和琼剧演员红梅夫妇在颐和园合影。

红梅遗香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命运多舛

红梅原名黄桂梅，海口人。16岁前，心灵手巧的她曾在海南某报馆挑拣活字。然而正值二八年华，不幸降临到了红梅的头上。钱汉堂从别人那里听过红梅早期的一些经历：当时海口、府城地区有个绰号“肥四”的汉奸，看上红梅的年轻貌美，硬是抢来当小妾，直到海南岛解放，“肥四”被枪毙后，红梅才重获自由。此后，红梅加入一业余琼剧团，开始学戏。1952年，她进入海口市集新剧团，3年后与苏庆雄结婚。苏庆雄仪表堂堂，身材魁梧，嗓音清亮，唱腔优美，人称“天生的生角仔”，虽比红梅晚两年加入集新剧团，但此前已小有名气。1957年和1960年，苏庆雄曾两度跟随广东琼剧团晋京演出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苏庆雄被人殴打致残，1973年突发脑溢血，黯然去世，年仅45岁，琼剧界损失了一名优秀的艺人。红梅的儿子一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30多岁时也离她而去，留下红梅孤身一人。

性情中人

“红梅性格豪爽，很有男子汉气概。记得1953年，11岁的我考入集新剧团时，由于住房紧张，一时间找不到住宿的地方，红梅便说‘那就跟我睡吧’，一边说一边将我搂在怀里。”钱汉堂说，“在此后几个月，我一直跟红梅住在一起，她也的确把我当作她的儿子来照顾。”在集新剧团，红梅爱上了苏庆雄，并采取了主动“攻势”。他们虽然同是1928年出生，但一个在年头，一个在岁末，红梅要比苏庆雄年长近1岁。苏庆雄晨练时，红梅经常授意钱汉堂去买3个大肉包，一人一个，苏庆雄的那一份由钱汉堂送去，开始时，苏庆雄并不在意，有吃的便收下，时间一长，他就纳闷钱汉堂哪来的钱，能天天买大肉包？一问之下，才恍然大悟。“按年龄苏庆雄是我大哥，但他是大男孩，心思没那么细，平时没事就打篮球，也不大会领红梅的情。有时候红梅用砂锅炖了一只鸡叫我送过去，苏庆雄不高兴时竟然不想吃，我端回去后，红梅总是气呼呼地说：‘不吃就不吃！’”钱汉堂忆起往事，眉梢都有笑意，“这时我最开心，因为端回来的鸡红梅也不想吃，我便大快朵颐了。”婚前，红梅跟苏庆雄闹情绪时，偶尔还会气得病倒了，甚至无法上台演戏。1963年10月，钱汉堂调任海口市琼剧团，不再与红梅共事；1970年，他又转到海口市糖奶厂，离开了琼剧界，与红



陈华、红梅《梁祝》“楼台会”。资料图片由省琼剧院提供 陈耿翻拍

梅见面的机会更少。1977年夏天的一天，钱汉堂和红梅在海口得胜沙路久别重逢，红梅问他结婚了没有，钱汉堂点了点头，不料红梅劈头盖脸给了他一耳光，说：“好小子，结婚也不告诉我一声！”引来不少路人围观，指责她：“你怎么打人？”“他是我儿子！”“你儿子能有这么大了？”这是钱汉堂一生最难忘的瞬间，时隔多年犹似昨日。

钱汉堂第一次与红梅同台演出是在1954年7月的一个晚上，当时他们随团到琼山旧州农村演现代琼剧《小女婿》，宣传《婚姻法》。陈华在剧中演与“新娘子”（红梅扮）相爱的“田喜哥”，钱汉堂演“小新郎”。由于该剧在下半夜演出，12岁的钱汉堂竟然在戏台边上睡着了，而没有他那句“阿妈，我要尿尿！”的台词，陈华和红梅根本没法唱下去。于是，剧团里有人悄悄用一根长竹竿将他唤醒，说出那句台词后，戏才得以演下去。

钱汉堂告诉记者：“红梅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会什么。1955年，红梅接到要演《穆桂英》女主角‘穆桂英’的任务，但她从未学过武功，也不懂武功，好在当时团里有一位从广州来的武打师李福贤，红梅在他的指点下，两三天就熟练了武打的基本功动作，登台献艺。”

艺兼多行

红梅在琼剧艺术上能有一番成就，与两位老师的带领息息相关，一是“快活旦”王广花（1909—1972），一是“一代鼓师”陈培英（1900—1966）。

“王广花老师虽然不识字，但演技细腻，红梅和王芙蓉的表演艺术都深受他的影响；陈培英老师精通各种伴奏乐器，其中鼓艺最高，他对琼剧唱腔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，红梅的唱腔艺术在他的点拨下，勇猛精进，一日千里。”钱汉堂说。

红梅善于发挥“平喉”的演唱技巧，行腔韵味十足，奔放自如；“红梅板”深受琼剧戏迷喜爱和追捧，并为后辈艺人所效仿。

钱汉堂认为：“陈培英结合红梅的音域定准基调，在演出中取得了极佳的唱腔效果，如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‘楼台会’一出中，红梅从叹板到苦板，再到叠板，唱出了离愁哀怨，也唱出了满怀豪情。”“另外，红梅本人也会唱粤剧，并且善于吸收粤剧的优美旋律，形成自己独特的‘红梅板（腔）’。”

红梅一生演过多部经典琼剧，其中成名剧是1953年的《孟丽君》。她还是传统琼剧《红叶题诗》、《狗衔金钗》和《搜书院》女主角的首演者。然而，1962年，《红叶题诗》在筹拍电影阶段，北京来的电影导演张客在挑选演员时，选上了王芙蓉作为女主角，饰演“姜玉蕊”一角，红梅没有被选中。钱汉堂还记得：“当时红梅的情绪确实有过波动，但她顾全大局，没有过激的言行。那年，在琼剧院的安排下，她和丈夫苏庆雄去了上海。”

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这般评价：“红梅擅长用真假声（也叫母子喉）演唱，高潮部分往往能够做到一波三折，也就是腔调分三级递升，唱出了立体感，让人叫绝。”

除了唱腔独具特色之外，红梅的戏路也很宽，不但能演青衣旦、闺门旦和小旦，还能反串小生，可谓艺兼多行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专为艺术而生的；在戏剧界，有些男性长相英俊，却擅长扮演女性，像唱京剧的梅兰芳便是其中之一。在琼剧界，林道修（1924—2000）也是这样一位工于旦角的男艺人，以致于田汉称他为“海南的梅兰芳”。海南日报记者拜访了道修先生的遗孀王劳卿女士，有幸见到了这位琼剧前辈的遗物——一块上书“琼剧泰斗”的牌匾，是1982年这对伉俪访问泰国时海南籍乡亲赠送的，这也是对他的琼剧人生的最佳评价。



林道修

“琼剧泰斗”林道修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林道修与王劳卿相识是在1958年初的一次全岛琼剧汇演，地点就在海口盐灶的一座竹戏园。“我当时在琼海县琼剧团演旦角，参加汇演的剧目是《庄有恭中状》，那时候老林已经名气很大，我开始都不敢跟他见面。后来，团长郑长和与妻子吴桂喜从中牵线，我们总算见过面，年底我们便结了婚。”

1959年，林道修从海口新群星剧团调入广东省琼剧院二团担任团长，4年后，王劳卿也调入该团，夫妻二人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。

林道修家中有一张拍摄于1950年代的黑白照，俊朗的外表藏不住眉宇间的些许“忧郁”。“林道修日常过的是普通生活”，王劳卿说：“他在家很随便，不抽烟，不喝茶，也不喜欢说话，更不爱笑，有时候还是孙子把他逗乐的。”

学艺：生活为师

之前记者以为道修先生一定跟过多位琼剧名角，受过名师正式指点，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。

“以前学戏，能够跟名角同台演出，就是很好的学习机会，就等于向名师学艺了。”王劳卿说，“更多时候，老林还是靠观察别人的演出学习，尤其是琼剧前辈的演技，他更是不放过，演完自己的戏份后，常常站在舞台帷幕旁边细细观看和揣摩。”

王凤梅（1898—1976）、陈丽梅（1907—1980）和王广花（1909—1972）这三位本是男儿身的知名旦角，都曾与林道修同台演出，也是他学艺的主要对象。因为演出之前的排练环节，正是林道修学习的最佳时机。

有道是，艺术源于生活，而又高于生活。道修先生深谙此道。他在舞台上把女性演得出神入化，惟妙惟肖，除了受名师影响，还十分留意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神情、动作和语言，是一个以生活为师的琼剧艺术家。

演艺：推陈出新

在林道修家里，王劳卿还给记者看了琼剧《秦香莲》中的“闯宫”一出，戏中林道修生动地表现了“秦香莲”无助、愤怒、哀怨的情感，在痛斥“陈世美”忘恩负义，抛妻弃子时，其独创的“三足垫”和“八丁步”得到了淋漓尽致展示。“三足垫”和“八丁步”是林道修结合了前辈艺人的“叠步”、“横步”和“走路哎”等台步，融会贯通，又别出心裁，独树一帜，形成自己优美、别致的韵味。

“三足垫和八丁步是连在一起的，后者是前者的延伸，脚步越来越急，在《秦香莲》中表达了女主角悲伤、忿恨的情绪，再加上苦板和叹板等唱腔，因此能催人泪下。”王劳卿还起身向记者模仿了林道修的“三足垫”动作，“年纪大了，学得不像！”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其实，不光是道修先生的妻子学不来，就是后来的众多旦角也学不会，真的成了失传的独门绝艺。

“三足垫”和“八丁步”在林道修的其它代表作《苦凤莺怜》和《糟糠之妻》中也有运用，其中《苦凤莺怜》还是夫妻同台演出，剧中王劳卿扮演的角色是林道修的“婢婢”。

琼剧理论专家周庆辉认为，林道修的表演动作十分规范，戏剧界有“欲右先左，欲前先后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脚步要迈向右，会先倾向左，要想向前，则需先向

后伸脚。道修先生都把握得很到位，将女性的动作演绎得圆融和柔美。

除了动作极像女性，林道修的声音也很有特色，像“秦香莲”凄苦的声腔，本身就带有控诉薄情郎“陈世美”的力量，很容易使观众或听众的心理产生共鸣，让人同情弱女子的不幸遭遇。

“林道修复活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善良和温柔，他在《牛郎织女》、《秦香莲》等多部戏中巧用高腔，以声传情，常在细微之处见功夫，又无后人可以超越。”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对林道修的评价很高。

据王劳卿回忆，林道修专心、敬业是出了名的，本来就沉默寡言，到了即将上台时更是一言不发，别人跟他打招呼，他只会点点头，心思全部用在酝酿剧中人的情感和动作上了。

在解放后至“文革”前，林道修跟随文艺队送戏下基层时，由于任务繁重，经常带病演出，实在不行就打针支撑，松涛水库等重点工地、城镇的街头巷尾和乡村的田间地头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传艺：身教为主

林道修向后学授艺，身教胜于言传。王劳卿告诉记者：“作为团长，老林在排练过程中会先做示范，但没有专门教授的弟子。他本来就不爱说话，更不爱说教，全靠对方的领悟和琢磨。”

在与林道修搭档过的琼剧演员中，名生梁家\和胡俊杰最是怀念他。特别是梁家\，始终将自己的成名归功于林



林道修(左一)与梁家\合作剧照。

道修的帮带。原来，1956年10月，声名赫赫的前辈韩文华和林道修在海口上演《林攀桂》，戏票卖出整整十场，但演过三场之后，韩文华突然病倒。有人便举荐当时年仅22岁、小有名气的梁家\顶替，但梁家\想到韩文华是大腕，替他上场压力太大，心里一直没有底。好在林道修给他以鼓励，让他大胆演出。最终，梁家\版的“林攀桂”征服了广大戏迷，梁家\几乎是一夜之间红遍了海口。

梁家\还记得，林道修曾给自己立过规矩：演戏当天下午不赴宴；每次出演悲情人物只吃三分饱；化妆前后绝不会客和说笑话。林道修的敬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。

王劳卿说：“他晚年身体不好，而且为人低调，不好为人师。”